

痴心只是难懂

青海人民出版社

112206

三三三三三

痴心只是难懂

痴心只是难懂

于晴/著

天

(青) 新登字 01 号

(台湾)于晴言情作品集

痴心只是难懂

于 晴 著

责任编辑：谷 风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7.5 字数：70 万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225—01136—7/I·231

全套定价：49.00 元 (1—5) 单册定价：9.80 元

内容提要

从十六年前的第一眼，她的身影就已悄悄地烙印在他的心坎上。

是一见钟情的震撼？

还是无数温柔的迷痴？

迷糊的她，何时能了解——她是他心底永远的阳光，时时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震撼

十六年前

亦真亦幻皆是情

(代序)

序

于晴原名范静郁 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她们文化都不算高，不过是专校毕业生，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出道都很晚，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席绢以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席卷台湾；于晴与席绢不同，初时平平，越写越火，到最近的《金锁姻缘》、《龙的新娘》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这两个万盛的“当家花旦”竞赛似地成长，巾帼不让须眉，加上另两位女作家，林晓筠和沈亚，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首榜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个阴盛阳衰。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简直令人瞠目。

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但较之席绢似乎要老辣得多。席绢的活泼俏皮及纯净透明的灵感，在于晴的书中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席绢的书似一泓清泉汇于潭中，潭下纤毫毕见，小鱼竞游，小虾觅食，卵石丛中螃蟹挥动大螯，飘塘沉底的落叶，

哪怕蠕蠕而动的红线虫都可以一眼望透。而于晴则不同，她运思添了许多匠心。以《为你收藏片片真》为例，自命风流，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五剑客”，他们坚守独身主义，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然而，在遇到了似乎“前缘命定”的女子以后，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在爱神的召唤下，他们一一弃甲投降。

这部书里写了五个人的爱情故事，而于晴不是平分笔力，而是用一段传奇式的姻缘——一个怪怪的孤儿骆小小专科毕业以后到台北来谢爱心——寻找十年来出资助学培养她的素不相识的毛先生（类似于大陆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一类的助学活动），以此作纵轴，贯串全书五个人的爱情故事，全书以最后找到毛先生为结尾。由爱到恨——由恨到爱——再回归到爱的心路历程。五个人的爱情故事，看似渐落俗套，但峰回路转，笔峰一转圆了骆小小的梦，令读者润湿了眼睛。于晴的笔力在于这一“转”。

于晴作品集中《我依然恋你如昔》是纪家三个女儿独特婚恋史。一个是主动型（纪子琪）、两个是被动型（纪子萍、纪子菱）。于晴从三个侧面揭示了女子的婚恋心态，说明了女子的婚恋没有固定的模式，似乎有一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思想。

《原来是你》、《亲密宝贝》、《红苹果之恋》、《假如我给你我的心》、《嗨！偷心俏佳人》五部书中的男子都是一往深情的真挚男子，而女主人公都是平平凡凡的小家碧玉或浪漫天真、机智灵活的小姐。情节充满了浓浓的现代生活气息，

人物话语言极富个性和幽默感，真是精采纷呈。

辑还特意遴选了《追夫狂想》、《痴心只是难懂》、《……要把眼光离开》共三部现实题材，以及《金锁姻缘》、《龙的新娘》、《乞儿弄蝶》三部古代题材。这六部作品虽不是于晴作品之全貌，却也充分展现了于晴作品的特色。《金锁姻缘》是于晴对新文体的一次尝试，借用有神论者的灵魂学说，让明代的灵魂飘游进 20 世纪，接受到了现代文明以后，又飘回到了明代，作者显然不在宣扬迷信，而是借这种形式，让现代文明与古代愚昧进行碰撞，显而易见，这种借代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显示今天人类社会的先进，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热爱今天，热爱生活。

而由于主人翁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感同身受的体验带来了故事喜剧性的演进，这种演进是作者人文思想的展现。

《乞儿弄蝶》与《金锁姻缘》有点连带关系，它们之间有一个人物相互贯串——杨明。而这个人物的出现并不等于两书之间有有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说明同题材同时代而已。《乞儿弄蝶》也是喜剧，一个乞儿与一个牧场主本来是无干无涉的，然而，由于乞儿桀傲不驯，出身生活底层的她，对世间的一切都有着一种本能的抗拒，尤其激烈地反对礼教。她死也不洗澡，吃饭用手抓，满口改不掉的脏话。照例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也不会有人喜欢，然而自己也想不明白的牧场主，竟喜欢上了她。这样一个平凡的仅有一点喜剧色彩的故事，于晴把它放在一个十分恐怖的背景下来写，便有声有色了。杀人魔每月要杀一个未婚的女子，吸干她的血，而裴家牧场面对的就是屡抓不获，而且已经渗透进庄院的杀

人魔。于晴是很会造势的，她制造出一环扣一环，使《乞儿弄蝶》成了惊险喜剧。

《龙的新娘》则是题材上的又一出新，这是第一部魔幻言情小说。三个 23 世纪的基因组合成的绝色美男，他们是属于伟大的龙的家族，他们拥有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当他们通过时间之门进入 20 世纪，寻找遗在古代（20 世纪）的红龙珏、蓝龙玉、青龙石，只有找到这三种许愿之石，才能得到神之恩准，实现愿望。然而龙之家族的这三个美男，没有能再回到 23 世纪。因为他们在那里奇遇了三个不同的女子，爱挽留了他们的脚步。这部爱情小说增加了魔幻惊险的成分，然而作者的笔触依然在于抒写当代社会的美好。《触不到的爱》、《亲亲我的爱》与《龙的新娘》可以说是于晴的魔幻言情三部曲。作者执著地热爱今天的生活，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她也傲视未来，她对今天情有独钟。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辩。

至此，于晴创作的十五部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

楔 子

“以上帝为名，你愿意娶馨馨为妻吗？”童稚的声音在空中随风飘扬。

好半晌的时间，众人等不到新郎的回复，伴郎从他身后轻推一下。

站在海边的新郎这才有些不舍地回过头，心思仍停留在刚才目睹的惊险画面之中。没多久，他的惊异、愕然化为崇拜、痴迷，然后他的嘴角扬起得意而从容的微笑，像是容许某件事发生似的，沉静地下了一个决定。

关乎一生的决定。

“喂！你到底娶不娶馨馨？”装扮神父的胖孩子不耐烦地问，一双细眯眼贪心的瞟了一眼摆在桌巾上代替喜酒的零食。

“不！今天我将这份荣耀送给安德。”新郎将高他一个头的伴郎推上前，顶替他的位置。

“我？”伴郎有些手足无措，不安地瞄了一眼娇小甜美的小新娘，脸红地说道：

“可是以前玩家家酒都是你扮新郎，馨馨扮新娘啊！”

“从今以后你就是新郎。”

“为什么？”捧着一束野花的小新娘抬起头纯真地问。只要有人陪她玩，她并不介意谁是新郎谁是伴郎。

新郎咧嘴一笑，眼光又飘向让他一见钟情的身影。
然后他回答了她的问題。
“因为我已经找到自己的新娘了。”

1

真心只是难懂

“我的老天！这回你又给自己捅了什么漏子？”唐伟彬气愤而用力地击向桌面，震得桌上水杯微微震动，同时也让整间警局蓦地安静下来。

因为眼前这个男人的怒气可不是掩盖的。

打从他一进警局开始，就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不过倒不是因为他拥有一副足以傲视他人并给人强烈威胁的一九〇身高，也不是因为他生就英俊斯文的外貌令人妒忌；引起局里警员侧目的是——正在他眼底燃烧的熊熊怒火。

针对某个人而产生的可怕怒火。

紧抿起的嘴唇讥诮的掀了掀，在警局冷冷地环视一圈后，足以冻死人的目光终于停坐在在警员身边的一个女人身上，然后他眯了眯眼，故作冷静地走向她。

任何人都看得出那股冷静之下蕴藏了多大的爆发力，他们不禁为即将承受这股莫名怒意的可怜受害者感到忧心忡忡。

果不其然，他一站在女人面前，二话不说，用力击向桌面以泄他心头愤满之火。

而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可怜女人只能害怕得低垂着头，抽搐着单薄的双肩，规规矩矩摆在腿上的一双玉手此刻正不安地紧紧交缠着，从她口中不时地发出受到惊吓的哭声。

那个可怜的女人！在场的人同情地想道。

“你说呀！”唐传彬不耐烦地重复一次问题。英俊挺拔的脸庞正闪烁着无庸置疑的怒火，两只袖口已经卷到手臂上，露出古铜色的肤色，像写着“暴力”两个字。

这无疑是一桩婚姻暴力。就像全台湾几百件、几千件不和谐的家庭所重复发生的问题；像什么老公虐待妻子，母亲虐待小孩等家庭问题，虽在各角落不断上演，但基于法条的限制，身为警务人员，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等待事情发生而无能为力、帮不上忙。

在场的警员不禁又叹了口气。

“你哑巴啦？”他用力地拉扯着女人背后的长辫，逼得她不得不仰起头来，痛得连眼泪也流出来。瞬间他的眼底闪过一丝心疼。

“我……我……”头皮差点被扯掉，痛得她一句话也连贯不起来。

在旁的警员终于看不过去，插入他们之间：“唐先生，其实唐太太也没犯多大错误，你不必……”

“她没犯错会进警察局？”他凶狠地说，同时再度拉扯一下她长及腰肩的辫子，但很明显的，他的力道减轻不少。

“其实唐太太只是一时受不了那群孩子的刺激，”警员指向警局另一个角落接受盘问的十来个年轻孩子。“她只不过抢过计程车司机的方向盘，跟他们这群飙车族在街上狂飙而已。”警员试图轻描淡写。

“在街上狂飙？”唐伟彬瞪大眼，一副想杀人的样子。

显然是计程车车主的外省男人插上一句：“先生，你知不知道那是很疯狂的哩！你太太从后座爬到前座，跟我抢方向盘啦！差点没让我撞上安全岛，车子毁了可以赔啦！我的命没了，谁赔呀？”外省男人用闽南语发泄着他的不满。

“从后座爬到前座抢方向盘？”唐伟彬一字一语地轻吐出来，仿佛受不了如此惊吓，他的眼睛杀气腾腾的移向女人内疚的脸孔。

警员安抚他：“其实这还不算太坏，至少比起唐太太稍后将车子开进市场，差点闹出人命要好许多。”

“开进市场？”唐伟彬终于忍不住地爆发了：“你到底还做了什么可怕的事？”

“我……我……”她又低下头，双肩开始抽动起来。

“你就只会给我惹麻烦！”他的怒气明显可见。“难道你就不会用大脑想想？跟十几岁的孩子飙车你得到什么乐趣？难道你不知道开车当中抢方向盘是很危险的事？老天，你已经是三十岁的女人，凡事要适可而止，你懂不懂？”他骂道。

“我才二十九岁。”她小声地说。

又是一次击向桌面，“你跟我顶嘴？”他狂怒地说，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我没有……”

“只要回答我，你懂不懂？”

“我懂。”她好小声的说。

“下回再有这种事你自己看着办！”稍稍恢复镇定后，

他说道：“我拒绝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妻子做保人，你别忘了在台北你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无法立足台湾。”

“我知道。”她低声地回答，像个委屈的小妻子似的，两个豆大的泪珠在她眼眶里不住地转着，像是要掉出来却又强隐忍住，惹得在场男士纷纷同情起来。

外省男人看了有些不忍，手一挥，很阿沙力地说：“算了啦！我不告这位太太了。不过，先生，家和万事兴啦！你也别对你太太这么凶，好老婆是很难找的。”

“你不告了？”唐伟彬眼底松了口气。

“只要你对这位太太好，而且赔偿我车子的修理费，我就当作没这件事发生啦！”

负责警员的警员也松了口气：“那还有什么问题！既然连苦主都不告了，唐先生，你可以带唐太太回去了。记得千万千万别再一时冲动惹出问题。”

唐伟彬点头，从西装外套里拿出一张名片交给司机。

“修理费用就到这里来找我拿就行了。”

然后他将女人扯离座位，这才发现她身上穿着一件宽大衬衫，在她腰际打了个结，露出白皙的小肚。他瞪大眼，勉强忍住升起的怒气，提起地上的行李，向警员和司机道谢，一路拖着她走出警局。

全警局的警员看见他离去时的怒意，只能为他的妻子摇头叹息。

台湾的法条规定毕竟不能面面俱到。

“你可以收起那副晚娘面孔了。”一走出警局，艾昭筠

立刻摸摸发疼的头皮。“其实，你也不必那么认真嘛！”她抱怨。

“不认真就让人家告你好了。”唐伟彬气愤地脱下西装外套，丢给她。

“干什么？遮丑呀！”

“你知道就好了，还不快穿上！”他瞪着她裸露的小肚，仿佛她裸露一点肌肤都是亵渎神明的大不敬行为。

愤怒中的唐伟彬是不好惹的，十几年的相处，艾昭筠早就明白这点。二话不说，她乖乖地穿上西装外套，跟在他身后走到停车位，再乖乖地恢复小媳妇的姿态上车。

一上了车，艾昭筠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得意的脸蛋轻仰起来，像是刚拿到金钟奖似的轻声咯笑起来。

“如何？我的演技够逼真吧？把那些警察唬得一愣一楞的。”她轻笑着。

瞪了她一眼，唐伟彬自顾自地发动引擎，一句话都不吭地将车开上大马路。

一路上，他想保持冷静，连瞧她都懒得瞧她一眼，否则他难保不掐死这个白痴女人。

可惜，他的眼底泄露了那股怒气。

“喂！你生气啦！”昭筠懂得察颜观色。“对馨馨那套小妻子的伎俩，我真的下过苦功，你认为我演得不像？”她努力回想刚才在警局楚楚可怜的情景，该不会是她低头窃笑的时候被发现了把？

明白她根本不在忏悔，他只有长叹了口气，无奈地搭腔：“小姐，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悔改’？”

此话一出，她立刻收起笑容。

“我拒绝听长篇大论。”艾昭筠像个孩子似的捂住耳朵，双眸直视前方，摆出顽固的姿态。

“很好。”他决心不再纵容她。“下回出事别找我。”他坚决道。

“伟彬！”她马上改了态度，像只小猫依偎在他的手臂，让他的心扑通地跳了跳，她还不自觉地抬起头，用那套特有的动作朝他可爱地眨了眨眼。

“你明知道我只能靠你嘛！”她娇憨地笑着。

“那就收敛你疯狂冒险不要命的举动！”唐伟彬数落起来。“你知不知道你一时冲动会为你带来多大危险？跟一群飙车族在大马路上横冲直撞，没有让你出车祸就已经是万幸的了，你竟然还不知悔改，想想上回……”

艾昭筠偷偷地翻了翻白眼，俏皮地打断了他正要说出口的话。

“是，老爹。”她拉长尾音。“我保证下回绝不再冲动，你可以别再说教了吧？听起来就像是五十岁的老头，记得一年前你好像才不过二十七岁嘛！”

唐伟彬冷哼了一声：“下回出事，我拒绝再扮演暴力的丈夫。”

“没关系，我可以找安德嘛！他比你还像一个专门虐待妻子的丈夫。”她想起大块头安德，若有所思地喃喃道：“不知道他是否还是老样子？”

“一年不见，大概就只剩下你没变。”他无奈地说。

遇上艾昭筠，他始终不知道是这辈子的幸抑是不幸；

小叹了口气，注意到她有些痛苦地揉着发麻的头皮。

“很痛，是不是？”他关心的问，开始后悔先前过于逼真的暴行了。

“你让我扯扯着，看是不是会痛！”她抱怨：“差点没让跟着我三十年的头皮就此跟我说再见。”

他因为她的比喻感到好笑，腾空伸出一只手轻柔为她揉着发麻的头皮。

她闭上眼睛享受。“其实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还真担心你不会来。”

“你明知道只要是你的事，我都会尽力完成。”他语含他意。

“上回你可不是这么说。”她喃喃道：“你说，要是再让你为我收拾烂摊子，倒不如去跳淡水河还来得痛快些。”

“是啊，可是我发现去闻淡水河的臭味倒不如假扮虐待妻子的暴力丈夫来得享受。”他轻易地把早先的誓言给推翻。

事实上，他是根本忘了曾说过这句气话。

他的气话不计其数，却从未实现过。唉！

“我就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她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只能让唐伟彬大叹无奈。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种方法不是每次都行的。这回人家撤销告诉是你的运气，下回就不见得这么幸运了。”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大律师，有你在，我不怕。”

唐伟彬拿她没办法。他真怀疑以她三十岁的年龄，为